

倚天屠龍記

蒨漢毛 萇傳

後漢鄭

玄箋

唐陸德明釋

毛詩正義序

唐孔穎達 撰（我未校）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蕩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

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辟。〈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譟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

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鄆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

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

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畧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畧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第一回 毛詩卷第一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

德明

釋文附

第一節 周南關雎訓詁傳

毛詩國風 鄭氏箋

一 關雎

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於人焉。用之於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釋文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
是毛公本意。後放此。

二 葛覃

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絺為綌。服之無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葛覃三章。章六句。

三 卷耳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四 樛木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第一節 學而第一

疏

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間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行人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

注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注

包曰「同門
曰朋」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注

慍怒也。凡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疏

「子曰學而」至「君子乎」
○正義曰此章勸人

學爲君子也。『子』者古人稱師曰子。男子之通稱。此言『子』者。謂孔子也。『曰』者。說文云。『詞也。』从口。『𠂔』聲。亦象口氣出也。然則『曰』者。發語詞也。以此下是孔子之語。故以『子曰』冠之。或言『孔子曰』者。以記非一人。各以意載。無義例也。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孔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懌乎。』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與已講習。不亦樂乎。既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怒之。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也。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耳。故云『亦』也。

夾注之後，插入一段文字，距離多遠正合適。

覆割注注文前後皆〇〇〇〇正合適。注文前以標點隔斷。

注文後利用割注定義自動挿空白。

--	--	--	--	--	--	--	--

一 蔡寬夫詩話

云。近時樂家多為新聲。其音譜轉移。類以新奇相勝。故古曲多不存。頃見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絃索家守之尤嚴。故言涼州者。謂之護索。取其音節繁雄。言六么者。謂之轉關。取其聲調閑婉。

二 陳第嘗言。時有古今。地有南北。

第三回 其他文選

第一節 閩海贈言

沈有容字士弘。號寧海。寧國府宣城縣人也。明萬曆中破蒙古。克女真。從征豐臣秀吉。後南調福建。萬曆三十年十二月。率軍登東番（臺灣本島）剿滅倭寇。萬曆三十二年復往澎湖退和蘭（荷蘭）夷。韋麻郎等。天啓中調駐山東。以禦後金。一生屢建奇功。天性豪爽。文韜武略。實一代良將也。輯閩海贈言一書。錄閩縉紳之贈文。時臺灣之風土史料。幸賴是書以存焉。活了90歲。

按：68歲。

一 東番記

陳第

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起魴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里。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無酋長。子女多者。眾雄之。聽其號令。性好勇。喜鬥。無事晝夜習走。足蹋皮厚數分。履荊刺如平地。速不後奔。馬能終日不息。縱之。度可數百里。鄰社有隙。則興兵。期而後戰。疾力相殺。傷。次日即解怨。往來如初。不相讎。所斬首。剔肉存骨。懸之門。其門懸骷髏多。

者稱壯士。地暖。冬夏不衣。婦女結草裙。微蔽下體而已。無揖讓拜跪禮。無曆日文字。計月圓為一月。十月為一年。久則忘之。故率不紀歲。艾耆老髦。問之弗知也。交易。結繩以識。無水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華稍長。且甘香。採苦草。雜米釀。間有佳者。豪飲能一斗。時燕會。則置大罍團坐。各酌以竹筒。不設肴。樂起跳舞。口亦烏烏若歌曲。男子剪髮。留數寸。披垂。女子則否。男子穿耳。女子斷齒。以為飾也。女子年十五。六斷去唇兩旁二齒。地多竹。大數拱。長十丈。伐竹構屋。茨以茅。廣長數雉。族又共屋。一區稍大。曰公廨。少壯未娶者。曹居之。議事必於公廨。調發易也。娶則視女子可室者。遣人遺瑪瑙珠雙。女子不受則已。受。夜造其家。不呼門。彈口琴挑之。口琴薄鐵所製。齧而鼓之。錚錚有聲。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累歲月不改。迨產子女。婦始往婿家迎婿。如親迎。婿始見女父母。遂家其家。養女父母終身。其本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喜倍男。為女可繼嗣。男不足著代故也。妻喪復娶。夫喪不復嫁。號為鬼殘。終莫之醮。家有死者。擊鼓哭。置尸於地。環以烈火。乾。露置屋內。不棺。屋壞重建。坎屋基下。立而埋之。不封。屋又覆其上。屋不建。尸不埋。然竹檻茅茨。多可十餘稔。故終歸之土不祭。當其耕時。不言不殺。男婦雜作山野。默默如

也。道路以目。少者背立。長者過。不問答。即華人侮之。不怒。禾熟復初。謂不如是。則天不祐。神不福。將凶歟。不獲有年也。女子健作。女常勞。男常逸。盜賊之禁嚴。有則戮於社。故夜門不閉。禾積場。無敢竊。器有床。無几案。席地坐。穀有大小豆。有胡麻。又有薏仁。食之已瘴癘。無麥。蔬有蔥。有薑。有番薯。有蹲鴟。無他菜。果有椰。有毛柿。有佛手柑。有甘蔗。畜有貓。有狗。有豕。有雞。無馬。驢。牛。羊。鵝。鴨。獸有虎。有熊。有豹。有鹿。鳥有雉。有鴉。有鳩。有雀。山最宜鹿。□□俟俟。千百為群。人精用鏢。鏢竹棟。鐵鏃。長五尺有咫。銛甚。出入攜自隨。試鹿鹿斃。試虎虎斃。居常。禁不許私捕鹿。冬。鹿群出。則約百十人。即之。窮追既及。合圍衷之。鏢發命中。獲若丘陵。社社無不飽。鹿者。取其餘肉。離而臘之。鹿舌。鹿鞭（鹿陽也）。鹿筋亦臘。鹿皮角委積充棟。鹿子善擾。馴之。與人相狎。習篤嗜鹿。剖其腸中新咽草。將糞未糞者。名百草膏。旨食之不饜。華人見。輒嘔。食豕不食雞。蓄雞任自生長。惟拔其尾飾旗。射雉亦只拔其尾。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夫孰知正味乎。又惡在口。有同嗜也。居島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故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永樂初。鄭內監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於是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狗之也。至今猶傳為寶。始皆聚居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迺避居山。倭鳥銃長技。東番



圖一入蹕圖局部

獨恃鏢。故弗格。居山後。始通中國。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間遺之故衣。喜藏之。或見華人一著。旋復脫去。得布亦藏之。不冠不履。裸以出入。自以為易簡云。

野史氏曰。異哉東番。從烈嶼諸澳。乘北風航海。一晝夜至澎湖。又一晝夜至加老灣。近矣。迺有不日不月。不官不長。裸體結繩之民。不亦異乎。且其在海而不漁。雜居而不鬻。男女易位。居瘞共處。窮年捕鹿。鹿亦不竭。合其諸島。庶幾中國一縣。相生相養。至今曆日書契。無而不闕。抑何異也。南倭北虜。皆有文字。類鳥跡古篆。意其初有達人制之耶。而此獨無。何也。然飽食嬉遊。于于衍衍。又惡用達人為。其無懷葛天之民乎。自通中國。頗有悅好。姦人又以濫惡之物欺之。彼亦漸悟。恐淳朴日散矣。

二 題東番記後

陳學伊

余讀古史。所云羲農之世。皆草衣木茹之民。竊以為載籍久闊。謬悠之語。奚足深信。乃今讀《東番記》。方信其語之非謬。夫古史所記者。輿圖之北也。東

三 東番即今之臺灣本島。

番之去吾泉也。僅幾日程耳。乃其裸體結繩。不異古史所云。則信乎輿圖之廣。古今記載之所不及者猶多也。記成於一齋陳君之筆。萬曆壬寅之冬。沈將軍勦東番鄰島之倭。一齋君實同舟往。倭既平。東番大酋德其為己除害也。率其黨出謁。且獻鹿餽酒焉。故一齋君得詢而誌之。假令不有沈將軍今日之巨功。吾泉人猶未知有所謂東番也。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矣。東番之入紀載也。方自今始。不可謂不奇。余頃遊海濱。海濱人為余言此倭流毒三省。蓋數年矣。沈將軍一勦之後。海上之艘無他虞焉。則將軍之樹德。寧獨東番哉。其功尤不可謂不奇。有此奇功。故因以廣此奇聞。余讀斯記而兩奇之。漫書以志喜。

--	--	--	--	--	--	--	--